

一派秋聲入寥廓



搗

練的砧聲，以不疾不徐，單調的節奏，聲聲傳入耳鼓。城頭的畫角，也幽咽的迴盪在這孤城中，交織而成一片秋聲，在寥廓的秋夜裡，格外的沉咽淒涼，不由牽引著心頭那幽微升起的愁緒。

真是秋天了！東歸的燕子，已在秋社來到時，辭了巢，向東海飛去。而塞外的鴻雁，也成群結隊的避寒向南飛，落向沙岸，落向汀洲，在長途跋涉，飛越關山之後，尋得暫時棲息之處。

候鳥的移棲，是受著季候的支配的，那，人呢？人，常常都以為自己是人生的主宰，尤其王侯將相，總有著不可一世的氣概，彷彿，他是世界的主宰，萬物，只是聽他支配召喚的客卿。

當年，登蘭臺，披襟迎風，大呼：

“快哉此風！”的楚王，何嘗不是睥睨一時的？登南樓，踞胡床，與群僚賞月詠謠的庾亮，又何嘗不是豪情萬丈的？在那時，對楚王與庾亮而言，真大有此風為我而吹，此月為我而明之概呀！可是，這些宛然在耳，猶如昨日才發生的人與事，却早已被歷史的洪流吞沒了，不改的，是風，依然吹著，月，依然照著，帶著晒然，也帶著悲憫，看著人世滄桑，朝代興替……

也曾有過在華表上留下警句，棄俗學仙的夢幻，也曾有過紅粉佳人，繾綣纏綿的海誓山盟，然後呢？……

進入了仕途，無可奈何的被名利纏鎖，被人情綑綁，不由自主的捲進了宦海風雲中，失意，受人排擠，得志，排擠別人，時而位極人臣，時而待罪階下

文：劉明儀
圖：林慧蘭
書：汪 濟

別館寒砧，孤城畫角，一派秋聲入寥廓，東歸燕從海上去，南來雁向沙頭落，楚臺風，庾樓月，宛如昨。無奈被些名利鎖，無奈被他情擔閣，可惜風流總閒却。當初謾留華表語，而今誤我秦樓約，夢闌時，酒醒後，思量著。

王安石的「千秋歲引」

別館寒砧孤城畫角一派秋聲
入寥廓東歸燕從海上去南來
雁向沙頭落楚臺風庾樓月宛
如昨無奈被些名利鎖無奈被
他情擔閣可惜風流總閒却當
初謾留華表語而今誤我秦樓
約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
王荆公千秋歲引 汪濟

。不是不嚮往那閒散悠遊，吟風弄月的生活情趣，不是不喜歡詩譙酒會，徵歌選舞的風流放任，然而，有了地位，有了身份，動見觀瞻，一道道無形的繩索束縛中，他失去了自己……

又得到了什麼呢？多少人羨慕著他，榮華富貴，是的，榮華富貴，他都擁有了，但，為什麼，他一點也不快樂？在他汲汲營營，攀登到宦途的頂峰之後，他反而心中空空落落……

實際上，他連去深思品味這一份空落的時間也少有，太多太多的人情酬酢，太多太多的軍情國政，太多太多的廷對奏議在等著他，他每天被迎奉他的人包圍，被反對他的人抨擊，沒有安寧，沒有恬適，連去想一想為什麼心底總有那一份空落盤踞，也是奢侈。

直到……他來到這孤城，他夜宿這逆旅，四處闐然，盈耳的，只有砧聲，只有畫角，只有無邊無際的秋聲……

回首前塵，真如昏昏醉夢！如今，夢闌酒醒，竟不知半生擾擾，所為何來。

許多人都說，他是不虛此生了，不！他得好好想想，他這一生，到底失去的多，還是得到的多……

這一闕“千秋歲引”，是以“變法”聞名的北宋名臣王安石的作品。王安石在北宋新舊黨爭中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，就表面看，新法一直被皇帝重視，他一生，多數時候，也都是得意的，但這闕詞，卻透露出他的寂寞和無奈，頗有悟道的意味。在功利色彩瀰漫的今日，讀讀這樣的詞，或有助於人們的自省與深思。